

## 两寸布票寄深情

□ 日月

两寸布票，是一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物件了。可对我来说，却是一件在心里珍藏着有38个春秋的难忘故事：

年轮回到八十年代第一个盛夏，那时的我，远离故乡，在北方一座直线加方块的兵营里当兵。当过兵的人都知道，当战士是发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，全身穿的里里外外，就连用的毛巾、穿的袜子，都是清一色统一配发的。入伍离家时，啥也没敢往部队带。可到了夏季，北方的夜晚格外闷热。晚上穿着长袖棉布衬衫纳凉、睡觉，一会儿就汗湿了。于是，在一天下午，我特意到市区一家商场想购买一件背心，当我从一个年轻的女营业员手上接过背心时，一件十分难堪的事发生了：买背心需要付两寸布票。这下我犯难了：咱当兵不发布票呀！

就在我左右为难时，那位女营业员似乎早已猜出了我的心思，一边忙着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两寸布票放进了柜台的钱箱子里，一边用包装纸把背心包好，往我手上一递，说：“解放军同志，布票俺给你垫着，等你有了再给俺。”这下，我更不知所措了。急忙推辞说：“谢谢！背心，我就不买了！”她笑着说：“没关系的，俺不就是帮你垫了布票吗？！拿着吧！”“不行……不行，我怎能让你垫呢？”这样推来推去的，一下子就引来了许多好奇的目光。她有些害羞了，低下了头说：“不就是两寸布票嘛？！都说俺们军民是一家人……”本来大大方方的我，此时也不好意思，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上……心想：我一个当兵的，在公共场所和一个大姑娘这样推来推去的，有刹风景。我急忙道完谢，拿着背心快速离开了商店。背心是

买来了，可是我一天的心情都是忐忑不安：咱当战士的那儿来布票呀？咱可不能因为买一件背心而违反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。就在我为小小的两寸布票犯愁时，同在机关的一位当军官的老乡知晓后，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两寸军用布票往我手上一塞，说：“明天给人家送去”。我一下露出了笑容。于是，次日一早，我就赶到商店想把两寸布票当面还给那位营业员。她一见我这样，笑了：“是借的吧？！俺知道你们当兵的是不发布票的。你又何必……”“我是军人，军人自有军人的纪律”……

两寸布票虽在“拆东墙补西墙”之中了结了，但在我的脑海里却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珍贵记忆；两寸布票虽小，却凝聚着和平年代军民鱼水情更浓，承载着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和拥戴。

## 悠悠岁月绵绵师恩

□ 伍月凤

这一生，最难忘的是小学班主任匡小川老师。二十多年前，我小学四年级，因为成绩优异，从村小选拔进乡中心小学，有幸成为匡老师的学生。

匡老师三十多岁，非常帅气，近一米八的身高伟岸而健壮，他鼻梁挺拔，目光睿智，声音洪亮，讲课绘声绘色引人入胜。匡老师还多才多艺。他会木匠活，常收集学校的烂桌破凳，经过拆、刨、装、钉，桌凳又稳稳当当地焕然一新；他会拉二胡，音乐课上或茶余饭后，老师都会兴致勃勃地拉唱一曲，无论是热烈奔放的《赛马》，还是如泣如诉的《二泉映月》，都令安安静静倾听的我们如痴如醉，那是单调的校园生活难得的艺术享受。

匡老师对学生的关爱更是发自肺腑。乡村上学都是山路十八弯，学生中午只得在学校搭餐。而所谓的搭餐也只是带个饭盒带点米，学校食堂帮忙蒸熟，再自己带点酸豆角、豆腐乳之类的咸菜配饭。匡老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，几个老师的伙食是校长请人做的几菜一汤，份量也只够老师吃。匡老师便请校工多做一份汤，分给我们这些学生。他说：“吃点带油的热汤也好啊！都是长身体的时候”。有时，他将自己的那份菜端来教室与我们分享，看同学们不好意思下筷，就假装生气的样子，逼着我们吃，然后，夹筷我们的咸菜，吃得“津津有味”。偶尔，老师从家里带块肉，亲自掌勺，给我们做一份肉菜。那香喷喷的菜，热腾腾的汤，直到现

在，还在我的记忆中飘香。

六年级的一天。匡老师突然把我和另一个学生叫到身边，说想把我俩转到市里参加小升初考试，这样有望考上重点中学。这于我们真是天赐良机，老师却顶着极大的压力。首先，校长是同意的，优秀学生外流影响到学校的成绩与排名，而接收学校，还得老师自己跑关系。年少的我们，根本不知道这其中的利害。

得到消息，同学的爸妈千恩万谢，早早交了报名费和照片。我爸妈却犹豫不决，家有五兄妹，我是老二，父母土里刨食，根本没钱供一个女孩子去市里读书，山里的女孩混到初中毕业打工挣钱贴补家用，再正常不过。匡老师看我眼泪汪汪，几次上门劝说：“这么好的娃娃，不读可惜了”，可也无济于事。临近报考，匡老师突然带上我，骑上单车去了城里：“先报名再说，可别错过了”。

六月的天气骄阳似火，匡老师端着粗气载着我在山路上狂奔，报名最后一天，我连张照片都没有。缴费照相，交钱报名，老师忙得满头大汗，懵懂的我却在阴凉处舔着老师买的冰棒。那一年，同学考上二中，我考上一中，从此，我们的命运得到改写。

今天，当我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，成为一名公务员，我深知，是匡老师的无私之爱浇灌了我的梦想之花。这似山高海深的恩情，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，只能借着文字，在笔端倾述，在心底流淌……

## 烛光里的微笑

□ 赵闻迪

那一年，我从偏远的煤矿子弟小学考进市重点中学念初中。

报到那天，走进气派的校门，我竟有些茫然无措。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校园、那么多的教学楼、那么漂亮的操场，一时间竟找不到自己的教室，也不知道怎么办入学手续。正在为难的时候，一位亭亭玉立的女老师向我走来：“是来报到的新生吗？”我说：“是，把录取通知书递给她看。”她笑道：“这么巧，我就是你的班主任。我叫林秋。”我打量着她：乌黑的短发、白皙的鹅蛋脸、一双清澈的丹凤眼，言语恬静、笑容温柔。让人一下子就生出亲切的感觉来。

林老师先带我到宿舍安置好行李，然后带我去办理报名手续，最后到教室领新书、抄课程表。林老师和蔼地说：“你能从煤矿子弟小学考到这里上学，一定很不容易。生活上、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，跟我说。”我点点头，心中涌过一股暖流。

过了两天，林老师跟我说：“我到教务处查了一下，你的录取名次排在前十名呢。学习这么刻苦，当班里的学习委员吧！”

重点中学的学生，成绩都不错，那些城里的学生，不光成绩好，而且多才多艺，什么油画、钢琴、航模、书法……兴趣广泛。跟他们一比，我这个学习委员当得很有压力，而且有些自卑，尤其是上过一段时间的英语口语课之后，压力就更大了。一次口语课，英语老师点了我的名，让我领读一段课文。我战战兢兢地走上讲台，看看英语书，又看看同学们，紧张得手心冒汗。英语老师催促道：“念啊！”我越发不敢开口，两颊火辣辣的。同学们抬起头，奇怪地看着我，我恨不得一下子逃回座位上去……

课间休息时，林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，问我：“英语老师叫你念课文，为什么不念？”我低头不语。她又问：“是不会吗？”我摇摇头。她和颜悦色地说：“你刚进校时，我就跟你说过，你能考到这里不容易，要珍惜学习机会，有什么困难跟老师说，老师想办法跟你一块儿解决。”我心头一暖，把上学以来感受到的各种压力淋漓尽致地倾诉出来。

第二天放学，林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：“我跟英语老师借了口语磁带，我宿舍里有录音机，你来我宿舍练习吧。”

林老师的宿舍不大，布置得很温馨，有很多书。我坐在桌边一遍遍跟着录音机练习发音，不知不觉暮色四合，我的肚子“咕噜咕噜”叫起来。林老师笑眯眯地放下手中的教案，从抽屉里拿出鸡蛋和挂面。我说：“林老师，我回去了。”她一边麻利地在电炉上挂面一边微笑着说：“这个点儿，食堂已经关门了，你上哪儿吃饭去？尝尝林老师的手艺吧！”面汤很快煮好了，林老师把两个荷包蛋都夹到我的碗里……

从那天起，每天放学，我都到林老师宿舍练习口语。有时停电了，林老师就点起一支蜡烛，我念英语课文，她批改作业。橘黄色的烛光里，老师凝神思索的表情和抿嘴微笑的模样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……

## 想起程老师

□ 寒池

程小平是我小学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。

扎着一根粗大的辮子，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，讲起课或课间交谈，声音宏亮，总是一副笑口常开的样子，在我们的作业本上或成绩单里，一定写下长长的评语，这大致是我们那个班，对于程老师根植心底的印象吧。

我们是二年级下学期开始，由程老师为班主任，并一直带到毕业。

如果说我的文字有些功底，那与程老师是分不开的。程老师一直与我们说写作文，一定要把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感觉到的，然后结合自己的想法写下来……这样才有血有肉，不可像记流水账似的，让人读来枯燥无味。我的作文是经常被程老师当做范文来读的，让我对于文字有了更深的感情，在之后的作文大赛里屡屡获奖。

程老师爱好广泛，尤喜音乐和舞蹈，会弹钢琴。所以在教授我们语文的同时，还兼教全校班级的音乐课，整个学校里，她是唯一的一位音乐老师。几十个小伙伴，在程老师神奇的指尖下，在流淌出舒缓的音乐下，用稚嫩的音调唱着美丽的歌谣。学校里如果举办个联谊会，或是文艺会，最忙的要数程老师了，她的身影穿梭在各个班级里面。不仅如此，她还被外校请去作音乐和舞蹈上的指导老师。也因此，程老师以及她的音乐课，成为学校里一道美丽的风景！

记得四年级的时候，乡里要举办一个文艺会，

直接点名要我们程老师出一个节目。程老师编排了一曲《打靶归来》的舞蹈，程老师挑选了我以及其他五位同学，为了效果好，程老师用木头为我们每个人做了一把手枪，我接过木头手枪的时候，看到程老师手掌上长出了许多血泡，也想起那几天她眼里布满了血丝。当我们在乡电影院的舞台上，跳完最后一个动作定格在那里，等待着幕布缓缓降下来的时候，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。后来，那个节目获奖了，给程老师和我们颁了一个大大的证书。

程老师的家离学校很近。她家开着豆腐作坊，她爱人也非常的和善，每次过去，都笑吟吟的。班上的小伙伴们都去过程老师的家，或书本上的半知不解，或思想上的小松动，或是裤子衣服需要缝补一下的……我也被程老师带回去过，那次，与一个小伙伴玩耍，一不小心，用力过猛，把我衬衫的上排纽扣拽落了，小伙伴道着歉，把纽扣一粒一粒地捡起来，可是没有办法扣起衣服来了呀，敞着前胸，同学们都笑话着。我只得一只手拽紧衣服，一只手扶书上课。上课的时候，程老师显然是发现了我的异样，她并没有言语，到下课后，却让我随她一起到她家。那场景，我至今记忆犹新，程老师坐在她家大门前的石凳上，笑着让我把衣服脱下来，穿针引线，把纽扣一粒一粒地缝上去，还有一块被扯烂的地方，程老师找来一块与之差不多的布料子，拼接起来。那时，许多的小伙伴都叫程老师为程妈妈，我虽没有这样叫过，但心里一直感念着。